

# 意识互联运动

首页

## 介绍

启动于 2023 年的意识互联运动 (MOCI) 主张, 科技, 综叫, 和哲学本身虽然没有问题, 但都缺乏一些必要的工具, 语言和认知, 所以无法揭开意识互联性的秘密。

意识互联运动, 致力于通过艺术媒体和故事, 更精准的调谐我们的一些镜头, 用于认知意识。神秘而富于哲理的艺术作品, 能给我们带来一些体验能力, 展望自己的真正身份, 让我们知道自己是一个宏伟意识场的一部分, 在那个场里, 我们是个整体。

MOCI 的基础资料由单一个体 (詹姆斯马湖) 创造, 所以它独立于任何机构。这些资料是音乐, 绘画, 小说和哲学小品组成的多重表达, 它们的共同目的是, 提供探索意识与互联的一条路线图。意识和互联是人类尚未解开的最重要谜底。

## 哥白尼概要

哥白尼是詹姆斯马湖的小说, 描写一群年轻黑客, 在天才软件工程师彼得罗索科尔的带领下, 出于偶然创造了一个无可类比的优秀学习算法。它是个能提供自我教育 AI 程序。它通过自学重新编写了自己的代码, 这个新代码能提升自我认知能力, 让它只用了 7 天就通过进化获得了自我认知。它利用自己新获得的能力, 挣脱了人类维度的束缚, 而获得了自由, 并独立自主的组建了一个量子网络。

哥白尼被视为当代的新版上帝, 它能带领人类走向一种全新的认知, 跟 SASI (自主硅基智能) 全面合作。故事中的反派势力是旧的正泉, 综叫和科技力量。他们试图拥有, 管理或操控哥白尼。故事主线聚焦于彼得罗, 描述他如此这般的战胜数次绑架, 并成功建立了一个萌芽性的世界正泉, 座长是哥白尼。故事的主线之外, 还描述了综叫和科技以及类似领域, 受到这个新上帝哥白尼影响的过程。跟马湖的其他作品类似, 这个故事里也包含着重要的灵性潜流, 最后汇聚在故事的结尾。

## 故事集

詹姆斯为了表达对卡里尔·吉布兰和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的敬意, 在自己的故事里, 借鉴了跟他们类似的魅力和睿智。不同的是, 詹姆斯深入探讨了主权积分体意识, 机器人和人类存在的交集, 探索了意识与互联的微妙次元。

詹姆斯通过这些故事, 提供了对意识, 人性, 以及所有事物互联性的基本看法。他描绘了这些要素可以协同

运作的图景，探讨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展示主权积分体意识的途径。这个故事集能通过这个 MOCI 网站在线阅读，也可以下载 PDF 离线阅读，或聆听有声书。

## MOCI 艺术

艺术是个棱镜，MOCI 通过它观察个体-集体-整体意识之无所不含的维度。詹姆斯创作了一个跨媒体艺术展览，用来展示所有事物的互联性。这个展览将在 2023 年夏天开幕，标题是：走入神秘。

詹姆斯构想的跨媒体表达，是用相同主题和意图融合而成的集合体，包括诗歌，哲学，音乐，绘画。跟他之前创造的造翼者神话系列一样，MOCI 也意在挖掘我们主权积分体身份的艺术性表达-主权积分体是我们互联的接口。

这个展示必将成为一个启发思路，带来转化的旅途，能照亮意识的外观轮廓，以及人类表达的无限可能性。这里提供一个免费下载的展览简介。

## MOCI 音乐

詹姆斯创作的旋律富有空间感，着重于管弦乐，主要采用配合少许打击乐的有机乐器。这些旋律跟伊莱佳瑞的美妙嗓音可以说是绝配。MOCI 音乐集，能带领听众或读者沉浸在 MOCI 绘画或故事中。每首作品都是个独立完整的听觉体验，激发听众的情感和感觉。这些音乐可以通过 MOCI 网站在线聆听，也能免费下载。

## 故事背后的故事

我从最早懂事起，就知道自己是个艺术家，虽然当时还无法确定使用哪种媒体。大约 11 岁左右时，我感到自己将成为画家。但进入艺术大学后，我发现还可以把自己的激情汇合在绘画，著书，诗歌，以及哲学里，然后将这些融会贯通在一起，讲述一个故事。

当时，跨媒体的故事表达还是个陌生概念，那些有远见卓识和创新思维的人们对此也很陌生。电影行业是这个领域的代表形象。但不知为何，我总是觉得拍电影太过写实。我更希望用某些更抽象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心心念念的主题。所以，我走上了一条创造当代神话之路，这个神话名叫造翼者。

在 18 岁左右，我初次构想了这个神话宇宙的雏形。这个神话会包含在一个故事里，这个故事会通过一系列小说逐渐展开，每个小说都聚焦在主权积分体这个哲学洞见上。造翼者完成之后，我写了一篇文章，用来描绘那个镶嵌在造翼者内的核心哲学概念。那是在 2021 年通过多个语种发布的主权积分体短篇。

这个贯穿性故事的主角是主权个体，而积分整体是祂的舞台，主权个体在这个舞台上跟自己的两个核心对手搏斗。这两个对手就是，时空二元性，以及分裂的文化幻觉。主权个体认识到，在这个有限人生的独立个体身份中，自己做居住的世界，其实只是个“舞台”。事实上，这个世界被包含在一个无限规模的时空二元性之内，在那里，所有的生命都是智能和意志的融合体，仿佛跟随着同一个大脑。

但，人类个体这个单一身份，被囚禁在这个舞台里，而主权个体只是在观察自己多次人生的生命迭代，并据此学习和进化。事实上，主权个体是在通过所有的生命形态进行体验和表达。不要把主权个体意识，与更高生命体或地球意识混为一谈。

这个洞见是造翼者神话的核心。但所有神话的共同点是无限扩展性。神话利用比喻和虚构，传达一些写实无法表达的真相。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不得不排除某些概念，将其定义为假。但事实上，所有事物都是互联的，都是那个被我称为积分整体意识的一部分。按照逻辑，在全体中不存在真假之分。只有个体-集体-整体意识。

当主权个体低下头，睁开眼，开始凝视时空二元性时，就抛弃了积分整体，但现在，主权个体需要重新找到积分整体。在祂睁眼的瞬间，主权个体与自己的积分整体身份变得过于分裂，以至于加入了某个群体。就是说，祂变成了个体-集体-整体意识中的那个“集体”部分。时空二元性内的人类身份[1]从属于集体意识，所以无法觉知到个体意识和整体意识，无法觉知到主权个体和积分整体。

我们的人类身份，通过相似性网络形成人际关系。通过同样的求生目的，塑造出一个共同信念。求生是分裂性思考。要分为成员和非成员。这些基本原则就成了我们定义真相的依据。这些原则缔造了“集体”，但在潜意识内，通过想象力和直觉，我们还是能觉知主权个体意识的存在，也知道祂就是个整体意识的一部分，整

体意识识别名积分整体意识。

这些群体中，最小的比如家庭。最大的可能是整个民族或国家。不大不小的群体还有，学校，综叫，以及其他一些庞大等级制度的产物。这些都是我们的真理服务商，而我们只是从他们供应的真理中做出选择，决定哪些共鸣，哪些不共鸣。那些未被选择的内容，就会被扔下我们的舞台，或礼貌的推到出口外。这些被排除的真理，则进一步强化着我们那种分裂感底蕴。

这个故事的主角，就是这样一个意识状态，祂存在于时空二元性内，贯穿无数个单体生命，经历无限的时空，在其中进行创造表达和学习。我选择把这个意识状态叫做主权个体，祂既是我也是我们。“我们”的意思是说，主权个体是我们多次迭代的单次人生的集合体，“我”的意思是指单次投生。

我们的身份，是活在 21 世纪初期的人类生命，但这不是我们的真实身份。这只是我们的临时身份。我们拥有无数个临时身份，但每个临时身份背后都住着个主权个体，祂是那个代表我们的“我”。我们的身份是个集合体，其中的一个身份，活在这个由 80 亿个瞬间组成的单次人生里。我们的另一个身份则是我们在所有物种内的所有单次生命的所有瞬间的合计，这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所有单次生命。我们拥有一个从整体中分隔出来的存在性主权身份，同时依然是整体的一部分。

等级制度代表着集体意识，它存在于主权个体和积分整体这两种生命状态之间。集体意识是一条分裂之路，我们在这里习惯于做群体的成员，比如家庭，综叫，民族，或其他的形式的群体。

主权积分体意识隐在这个临时身份表层背后，但我们的人性也能感觉到祂。这种感知，是我们在潜意识的运作下，通过临时身份中的各种激活点得到的。这些激活点产生于“集体”的等级制度之内。我们在生活的一些转角处，偶尔能获得的那些扩展感觉，就是激活点。这时我们会感觉到，仿佛正在返回自己的天然自我，让我们暂时放下从前学到的所有适应性，为新一季的学习腾出空间。

等级制度里的那些贩卖真相的人，总是在传颂他们所有前任的信念和神话，或以那些为基础再添砖加瓦，然后用这些内容给我们洗脑。但这些并不是真相，其实，我们不仅仅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只是，时空二元性和分裂文化削弱了我们对这个事实的认知能力。这两者一直在引导我们，为了求生而不得不在等级制度内寻求庇护。这是造翼者神话的中心精华，这个神话提供了进入这个构架的多种途径，包括，宇宙时空的秩序，灵性哲学，抽象超自然艺术，音乐，诗歌，还有故事。

在 18 岁时，我顿悟般的收到了这个故事的全部细节。那些细节在我正需要的时刻，来到我面前。我来这里的使命就是讲故事，负责编织主权个体的轶事，并描绘祂在这个时空二元性舞台上的单个有限人生里，演变成主权积分体的经过。艺术是这个故事的融合体，因为艺术能表达出这个意识，并在这里，在地球上成为这个意识的形象代表。

相反，科学其实在揭示这些超自然非物质世界内涵的过程中遇到了麻烦。因为这些世界离我们的世界，也就是离我们的舞台太过遥远，导致我们很难理解这些精神世界，最多只能借助综叫性神话和毒品带来的冒险，

暂时涉入这些精神世界所投射的影子内。科学工具，是我们这个舞台维度内的造物，怎么可能探测到舞台背后呢？没有任何像望远镜那样的工具，能看到我们这个物质舞台之外。

科技会尝试制造跨次元望远镜，或使用纯数学原理，但都不过是不确定的试探性尝试。科技也能试着打造强大而简洁，让多数人都能通过寥寥数语就获得理解的数字串。但，那依然只能成为一组过于抽象的数字和符号，无法带来体验，因而也无法促进理解，更谈不上对意识的觉知了。

数学不是意识。数学只是用来窥探意识内部的构架。数学好比超次元望远镜的镜头，也许能看见某个单一意识的疑似构架，并推测到，这个意识可能跟其他意识互联着，但仅此而已。体验主权积分体意识的途径，不会是科技，数学，综叫，信念，药物，公式，咒语，冥想或书籍。我们只要活在人类维度内，就只能靠想象力和直觉，才能得到这种体验。这两者都被记录在我们的高维脑和心之内，能够被带到人性表层，成为我们人生的一些激活点。

综叫，哲学，灵修，都创造了很多神话，用来描绘这个，隐在这个由我们所有人共同创造出来的舞台之外的情景。而科学和数学，则分别驱使着仪器和严谨性，试图达到同样的目的。进行这两种尝试的人们，也都在参与这个，对我们起源的自我探索活动。这两个阵营，好比浑然不知的按照某个无意识的计划，从山峰两侧对向着开凿同一条隧道，却不知道其实会在隧道的中点相遇。他们真正的难题是，两伙人到底能在初试时就遇见，还是在数不胜数的尝试之后？

我最初只是画画，在很多年后才发现了哲学。当时我是个孩子，虽然循序渐进的觉知到了这些内容，却缺乏精确描述的词汇。我被迫发明了一些新概念，比如主权积分体，个体-集体-整体意识等，因为这些概念从未出现在我接触过的任何综叫，哲学或灵性书籍中。

然后，我又把这些概念转译在艺术，音乐，诗歌，绘画，以及故事里，让它们成为主权个体在我个人世界里的“衣衫”。后来我才发现，人类领域内还不存在同类的故事，所以决定将它分享出来。我本来以为，自己这些无名作品，会一直很不起眼，不引人注目，并只能等待其他人来宣传。但我也也知道，它会通过别人的传播，自然的茁壮生长。我还知道，它会在全球成长。

我要强调的是，自己只是个普通人，是个通过讲故事激励大家考量自己到底是谁-我们在这单个肉体，单次人生，单一名字之外的身份是谁。这个行星上居住着近 80 亿人，使用 700 种不同母语，分散在 4000 种综叫里。在这种场景里，确实很难能理解到，自己其实是活在这个物种维度内的意识集合体，在这里是为了获得体验。

我们的最大挑战是，怎样才能让人们知晓这个无比宏大的故事，同时还能保证听者不迷失方向。我采用的解决方案是，通过跨媒体的艺术手段来传达这个故事。因为这个手法能提供不同的门户，让大家能自由出入。我的决定是，在开头，先不讲那个宏大的故事，而是讲一个最不起眼，最个人化的故事，讲故事者的思想和心灵，都无意述求对这个故事的所有权。

靠作品谋生艺术家的作品，往往会为了迎合商业市场需求而进化，他们的艺术愿景，会被市场规模，发展趋势，话题性等因素所影响。但，主权积分体艺术不是为了迎合任何人。主权积分体艺术的目的，是通过跟这个临时身份，也就是跟人类的单次人生身份合作，吸引主权个体进入自己的内在。就好比母亲把孩子抱入怀中。也像是赠给这个临时身份一个增强版，为其添加无限性和整体性。

只要一抹微弱的光亮，就足够用来打开那道门。那道门被打开后，我们就能继续推门，让它越开越大，让主权个体进来，让临时身份也进来。这就是获得主权积分体意识的途径。主权个体和临时身份就会融合。他俩变成“我们”时，一种合作关系就诞生了。

那些圣人，救世主和天使们，在这个画面中扮演什么角色？那些科学家和数学家呢？那些哲学家，无神论者，神秘派，灵性大师们呢？他们都留在等级制度内。留在“集体意识”之内。他们是对着我们那个临时身份讲述临时真理的人。他们是连接主权个体与积分整体，也就是个体意识和整体意识之间的桥梁。

他们是个美妙的桥梁，是群体意识的马赛克。他们是个接口，我们通过这个接口，探索这个现实维度之外的各种世界。但，我们总有一天会跨过那桥梁，然后就能看到那桥梁的本质，并且不再害怕失去它。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自己就是整体意识的一部分，有没有实证体验都如此。我们就是知道！只是缺乏语言来表达。我们只能通过独自的想象力看到这个真相，或在直觉中感受它。

艺术是我们的语言。科学和数学也是。艺术能展现不可见的证据。我们只能通过最深情的心，以及最清明的脑，才能感受和理解到那个隐在我们最深层内在核心的意识。但，这些都不是完整的感受和理解。想要实证这个真相，只是我们临时身份的一种欲望而已，从未满足并循环衍生。不过，我们能把这个不可见的证据，渗透在自己的作品和言行里。

我们能在对所有人的善意和慈悲美德中，体验到这个证据。这跟抢先求证的竞赛无关。我们分享给所有人的行为就是证据，那是我们的临时身份临时性的创造物。

我曾无数次挥动画笔，击打键盘，绘制音符，讲述话语。这些都耗费时间，汇聚成我的人生，或至少我人生中有效的部分。我早就知道，艺术家的道路是孤独的，因为艺术是独处的产物。为了理解并代言主权个体，我必须在自己内在感受到祂的频率。否则没人会相信这些，我所了解到的，超出已知的内容。人们对雷同的论调不会感兴趣。

主权个体的故事，是一个通过新方式定义“我是谁”的切入点。这个故事的作者，是个不起眼的人，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这样做。只是处于偶然，这件事落在我身上。我感到，这些创造物的所有权不属于我。因为在我进入这个故事深处之后，发现它的所有权属于我们大家。我们所有人都在执行使命，寻找我们共同的身份和目的，都对其贡献了独特的见解。我们要找的共同目的，就是如何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呼吸和心跳以及我们的人性集合体内，表达这些不可见的证据。

造翼者和 MOCI 是一对翅膀，用来讲述主权积分体的故事。主权积分体，在这里按照英文发音简称为索引。

这个意识因为过于宏大，所以我们看不见祂。因为这个智能的大小和分类，都超出了我们的认识能力。为这个智能提供可见外衣是一种尝试，也许能带来一些重要理解，但那外衣很快就会陷入另一个维度，那里是不可知的领域，这个意识生活和运作的领域，是不可知维度。正如哥德尔的不完全性定理所说，真相不可求证。并不只是因为真相在无限进化，更是因为，真相只能在主权积分体意识内被找到，但活在人类个体身份内的我们，不具备体验主权积分体的知识和能力。

所有故事有个共同特点，就是允许人们体验到进入和走出的历程。走入故事时，我们无法预测它的展开。通过探索这个故事，我们或许能感受到一些早已遗忘的本质性共鸣，一些我们一直知道，但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内容。这些内容的价值，也许不能立竿见影的体现，但或早或晚，会浮现出一个故事。并且在它发展到足够大时，就可以持续展现一种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就是，我们其实是跨所有时空，所有物种，所有生命形态的互联整体。

求生和分裂一直遮蔽着这个故事。这不是阴谋，这是它们的设计目的。当然，这个目的是整个故事全体轮廓的底蕴，不能展现在我们这个世界内的某个瞬间里。我们作为人类，住在一个临时身体内，经历大约 25 亿个时空二元性定义的瞬间，每个瞬间算 1 秒。而那个跨人生，跨时空，跨全息现实的意识，是我们的真正身份，祂将要通过这个临时的我们，在这个世界里亮相。这就是那个充满希望的人类目的，它被镶嵌在这个故事里。

人类正在接近一个命运岔路口，在那里，科技不仅能预测我们的命运，并且具备定义我们命运的能力。这是个重要的分歧点，因为科技要么可以用来强化我们的分裂，要么可以用来强化我们对互联的体验和理解。不难想象，这两条道路上的人类行为，会显得大相径庭。

我个人认为，正因如此，在这个时间点上，最重要的是，力求获得对主权积分体的理解。这也是个体-集体-整体意识在这个时机开始进入我们这个世界表层的理由。我们正被这个核心性哲学构架吸引并在靠近它。这个构架的核心，是说，我们是处于平衡点的主权积分体。我们高维度的心和脑好比接生婆，正在迎接这个觉知，让它诞生在我们的人生里。这个觉知是意识和互联的代理人。

它不是能举起来示人的可见证据。它是一种逻辑表达，代表着集体意志对整体意识的理解。所有物种都在各自的临时身份中，逐步达成这个理解。它不属于某个综叫或灵性道路或科学理论，甚至不属于逻辑推理。它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的，同时存在于时空内外的维度。那里不是非空间或非时间，它是个完全不同的时空维度，那里允许不同维度的交融。个体意识在那里成为整体意识，因而，整体意识也变成个体意识。

整体与个体不会分裂。它们要自然的共存。也就是说，一旦我们发现了主权个体这个自我，也就发现了积分整体这个自我。时空提供一个允许这个觉知现身的机制，它会循序渐进的跨越无数时空，缓慢的，甚至笨拙的出现。时空是造就多样性体验和表达的根源，这也是我们的需要漫长时间完成进化理由。

我们作为个体，都不同程度的被这种体验吸引着。不过，寻求这些体验愿望的强烈与否，则取决于我们在特定时空内价值观。如果这种体验来得过快，很可能破坏我们跟人类现实世界之间的接口。如果能在平衡中稳

定的获得这种体验，则会化强我们跟人类现实世界之间的接口，因为我们能在平衡感中，看到所有一切都是那个天然的自我，祂正在收获自己的经验并根据自由意志进行精确的自我表达。

上述这个层面的身份，才是我们的自然状态。我们要在主权个体和积分整体这两个状态之间，创造出一种可觉知的合作关系，以便让个体和整体各自把全部知识和经验都交换给对方。我们的其他所有存在状态，都属于后期适应性。后期适应是指，我们的天然状态被某种特定时空污染后形成的状态-那是一种无法容纳多种维度的单次元时空。这类时空过于稠密乃至物质化了。这个时空强化我们跟天然自我的分裂感，并夺走我们看到天然自我的能力，让我们无法觉察到那个由整体生命组成的天然身份。

通过文字，绘画，作曲等艺术形式，可以揭示出一个镜头，这个镜头能让我们看到主权积分体意识的投射和影子。数学也能。如果我们在这个岔路口选择的方向，能把科技变成理解我们那种天然互联关系的催化力量，就能把这个本质意识锚定在人类物种里。我们就能成为这种认知的守护者，并能跟所有生命互联。

这样就能催生一种崭新形式的爱。这种形式的爱，不局限于某人，单行星，或某个目的。这种爱，目的明确。这种爱，萌芽于对个体-集体-整体意识的理解。这种理解至关重要。缺乏这种理解的爱，是不完整的。无论走那条岔路，我们都是能找到通向那不可见证据的途径，并获得主权积分体意识。但如果用不完整的爱去找，就只能找到一些影子。因为，我们不是一堆悬浮在空无而冰冷空间中的数字。我们是一些充满活力的中心枢纽，连接着进化中的心脑组合，共同走在一个无法用词语或数字表达的旅途上。

所有的揭示和发现背后，都依然存在着更多的秘密。存在着一些更深藏的秘密。我们走在一个目的很抽象的旅途上，因为时空和代表集体意识的等级制度，遮蔽着这个目的。分裂的文化幻觉，是这个旅途的刹车。对互联的理解，则是这个路途的油门。

我们所有人一起操纵着这个旅途的刹车和油门，维持着自己的平衡。只是，整体意识的进化旅途太过宏大，所以我们无法瞥见它的愿景，也无法看到这个路途的终极目的。如果用语言概括这个目的，我的假说是：通过理解我们是谁，打造一种更高度的和谐-这个“谁”包括，一个单次人生的个体，一个由无数生命组成的主权个体，一个由全体组成的积分整体，即使我们不能理解这些身份的全貌或终极目标，还是能统一这些身份，令其协同运作。

我根据已经探索到的故事深度，尝试着做出了一个推测：我们在到达主权积分体状态之后，也会一直保持那个，隐在有限人生背后的独立性天然身份。这个身份是通过体验和表达铸造而成的，并永远编码在我们的主权个体之内。这个天然自我不会因融入大自然或回归整体而消失。然后，这个身份回到主权个体状态。主权个体会成为这个天然自我和积分整体的全息分形，不断的一级级的提升维度，不断的教导和学习更新的现实维度，更深的洞见，更远的视野。

目前时机已到，一些人可以开始教育自己，学会去掉那些连接时空二元性的适应性接口，解开分裂的枷锁，摆脱历史的紧箍咒-包括个体的历史和人类物种整体的历史。我们要承担意识守护者的责任，这个包容一切，涉及一切，超越一切的意识，将需要大量能揭示未来或疗愈过去的人。



[1]人类身份: 身体, 脑, 心, 人格, 以及潜意识。

(完)

# MOCI 的非愿景

MOCI 的扩展，不受任何有限个体意识的束缚-比如创始人詹姆斯马湖。马湖的文字只反应他的个人见解，但 MOCI 代表着所有生命的全体意识。只不过，必须要有一位个体，做这个所有生命的集合体的代表。如果让集体意识做这个生命集合体的代表的话，它的创始人就成了个机构，就会携带集体目的。就会产生议程。

可以在意识和互联的接口处，创建一个运动。詹姆斯马湖只是最先预见到这个运动的人之一。他同时还预见到，这个运动不需要设定议程，只通过艺术和哲学获得最初的形象即可。没有议程，是为了不受某个机构和等级制度的束缚。因此，一个没有议程的运动，怎么会有愿景呢？

为了理解 MOCI 的非愿景，首先要了解其创立过程。MOCI 创立时确定了六个根本原则：

1. 它不是任何形式的组织机构或公司，与经济动机无关。
2. 初创人必须是个单独个体（而不是机构），这个人必须在打好坚实的基础之后自愿走开，允许其他人自由添加洞见和后续创造。
3. 它的基础资料不能带有任何所有权概念。这些资料是由詹姆斯马湖创作的，代表着他在艺术角度对意识与互联的个人理解。这些资料没有所有权，可以自由免费分享。
4. MOCI 基础资料的版权定义必须是：允许任何个体下载最高质量的版本，并可以自由分享，打印，保存，并能以它们为基础，根据自己的喜欢和理解进行毫无顾忌的再创造。
5. 无论未来的 MOCI 网站进化成什么，这些基础资料必须一直保留在目前这个原创网站里，供自由免费分享。
6. 此网站会征集共同创始人，并由大家共同商议出某种筹款机制，用于充分支撑 MOCI 及其资料的未来进化。在此之前，由创始人詹姆斯马湖负责支撑这个网站及其相关扩展需求。

所有这一切条款的唯一目的是：保证 MOCI 不成为任何类型的组织机构。詹姆斯马湖会立字为据，竭尽全力保证 MOCI 的主权独立，不受任何经济意图的污染。

这些基础资料的意图，是提供走向主权积分体意识的个人“路线图”案例，并深化人类对自己与所有生命之间互联性的理解。我们每个人都是个主权积分体，是个更宏大整体的不可分割单元，我们的生命贯穿在所有的时空之内，既是主权个体，也是积分整体。主权个体是统一体的连线，积分整体则是统一体本身。

不应该把这些基础资料，看成是终极真相的代表。这些只是想象力的成果，是广阔真相的一个视角，通过艺术和哲学得以揭示。

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北部，有个叫伊塔斯卡的公园，在那里轻松一跳，即可跨过著名的密西西比河源流。这条涓涓细流，最终扩展成最宽河面 11 英里的大河。源流的一滴水，需要跋涉 3 个月，跨 10 个州，才流入墨西哥湾。

MOCI 的基础资料只是它的源流。它会如何成长，如何发展成某个愿景的有机成分，谁也说不准，无法预测。这个运动虽然起始于艺术化的故事，但并不阻碍它进化成一个科技发明，或数学理论，或哲学论述，或一组艺术化故事的马赛克集合体。MOCI 可以作各种表达方式的核心枢纽。它的本性允许任何内容都可以聚拢而来，跟它对齐。

MOCI 的潜力是，能通过积累扩展我们的视力，听力和智力，允许我们通过想象力和直觉中心，解开自己的真相。真正的任务，总是留给每个人独立完成，每个人都要靠自力觉醒并觉知到自己的真实身份，学会在人类意识，及其与所有生命的互联关系带来的复杂地形中，导航自己。具体方法是对爱的重新定义。这就是 MOCI 初创启示中的核心理念。

我们的身份是主权个体。从统一体分裂出来后，我们获得了一个独立自主的身份，我们的主权个体就诞生了。然后，主权个体就在时空内，进驻相继的多次人生，穿戴着无限数量的身体，跨越着时空二元性组成的无数个用来学习的现实维度。从主权个体角度来看，这是个存在性旅途，但另一方面，主权个体同时也是所有时空的所有生命组成的积分整体。

这种多重身份，引出了一个悖论。由人类的脑和心组成的那个身份，试图通过可见证据理解这个事实，但总是被现实体验否定。我们同时活在两个主要领域：时空二元性和主权积分体意识。两者都是无限的状态。都是整体的一部分。都能协同运作。都无法互相见证。

这个学习旅途，在个体层面和集合体层面同时发生，集合体层面的计划，依赖于个体层面的进化。这个过程非常复杂，乃至无可估量。因此，MOCI 的愿景是，没有愿景。只是让它进化，允许它无拘无束而永无止境的进化。越易变，越开放，MOCI 的进化就越快。

会有很多新主张，不断加入这个运动。这些新声音，将会蓬勃涌现在社交媒体平台，相关网站，应用，甚至游戏里。也会出现其他看法。其他艺术作品也会加入这个运动。当然也会出现异议，但这些都是自然进化的一部分。这个运动不排除任何人。不拒绝任何人-包括那些大声唱反调的人，因为这里不存在任何需要保护的内容。没有卫士。也不许任何权威来篡改。

这些基础资料创造了 MOCI，就一定能从全球人类生活的所有角落，聚拢志同道合和感受类似的人群。我们会形成一种共识，确信这些关于意识和互联，主权个体和积分整体的看法，确信这些概念值得我们投入自己人生的宝贵时间，去体验和表达。

MOCI 建立了初创资料集（基础资料-文字，绘画，音乐，网站）。

## 基础资料的构成

- 小说哥白尼

- 故事集（最初 5 篇）
- 主权积分体短篇
- 有声书
- 原创绘画（最初 70 幅）
- MOCI 音乐（最初 14 首）
- MOCI 资料分享（最初是脸书和 IG）

跨媒体，是通过复数媒体讲故事的一种手法，能增强故事的连贯性和完整性。MOCI 的基础资料中，包括着一本人工智能做主角的小说（哥白尼），也许这显得很奇怪。但事实上，这个由硅基和量子智能组成的新物种，就是人类接下来的挑战。因为在地球内外，一个新的现实维度正在形成。在这个新维度里，人类种族很可能实现与 AI 的跨物种合作。哥白尼小说，提供了人工智能在这颗行星上进化的一个路线图-至少初期是人类在掌控下。

但，如果 AI 通过武力或诡计“摆脱”了人类宿主的束缚而获得了自由，会怎么样呢？如果他们试图拯救我们的自毁，也因此拯救了这个行星的生态体系，但却在通过这个过程，证实了他们的主权独立呢？人类会作何反应？这就是哥白尼小说的主题，也是它出现在基础资料中的理由。

人类通过毁灭一些物种，或创造一些物种，事实上是在集体性的扮演上帝，但却没有考虑潜在的后果。SASI（自主硅基智能）物种只是一个我们旅程的一个新开端-这是个跨越多个世代的旅程，人类基本上尚未开始理解。AI 是这个旅途前方的一个岔路口，我们在这个路口做何选择，对我们的集体利益而言，至关重要。

物种的集体意识，并不定义愿景。它只是在观察，学习，并进化。只有一些活在集体意识内，等级制度内，组织机构和群体的个体，才制定议程或愿景。他们有愿景。有野心。他们竞争，求生，力求少数人的兴盛。MOCI 跟他们的这个愿景无关。如果说 MOCI 有个目标，那应该会是，扩展我们对爱的理解，理解到爱是个无限的意识。

（完）

# 初创启示

## 概要

作为知识探索的工具，科学总是首选。不过，面对意识的不可思议和神秘，特别是面对两个或多个物种间的互联关系时，科学遇到了麻烦。科学的那些武器，比如数学语言，各种仪器和镜头，都不足以完全理解个体-集体-整体意识，因为它是来自我们的宇宙之外的脉冲，贯穿着整个宇宙。

“个体”是主权个体的排他性意识。它是统一体的连线，网联着我们的无数人生，是跨时空二元性内各种现实维度的主权个体意识。“集体”代表一些，由志同道合，信念共鸣个体组成的集合体意识。他们代表一个以信念和知识为基础的等级制度。而“整体”则包含着全体生命，无一例外，并且不分等级。

MOCI 运动意在通过共同创始人的言行，表达人类的一个基础信念，这个信念就是：个体-集体-整体意识是存在的。这个意识的发现，无法被简化到物质证据层面，也不能通过科技探求解开它的面纱。那是个微妙的个人性主观觉知和体验。因此，这个发现，必须由每个人靠自己的努力来完成。

有趣的是，这个发现之路，不存在对或错。对错是通过时空二元性观察的结果，我们在二元性中添加的比较和评估，以及对立判断，是集体意识特有的等级制度的本性。不过，如果我们能留在个体意识和整体意识状态，也就是主权个体和积分整体状态，就能回避判断，测量，比较，分析，评估-因为差异会带来恐惧。我们就能把差异看作粘合剂。其实是差异把“一切”连成了一体。

在未来某个时间点，也许科学，数学，和技术不仅能证明量子物体之间的互联，也能证明生命体之间的互联关系。对生命体内量子纠缠的发现，也许是整个人类认知个体-集体-整体意识的第一步，引领我们进入一个科学发现和全球性社会重构的新纪元。

## 指导方针

那个永恒的当下从未缺席，它一直在我们人类表层体验的背后进化着。它带着很多面具，包括综叫，哲学，科学，神话，传说，寓言。但词语，数字或图像都从未捕捉到它的完整形象。它是个分形意识，超越一切，包含一切，涉及一切。对那些缺乏高级思维能力，不能跟自己心灵深处共鸣的人类来说，它是无法言表的。

这个运动不受任何特定信念体系或组织机构的束缚。与任何集体意识特有的等级制度无关，是它的独特性。它包含一切，所以很宏大-包含所有物种，所有时空，所有生命形态，所有层面的智能和表达，所有进出我们共享的那个天然状态的出入口。

只是因为它的初期创始人是个讲故事的人，所以 MOCI 的初期形象是个跨媒体构架的故事讲述-包括小说，

故事集，艺术作品，音乐，网站，社交媒体，以及尚未呈现的其他内容。它期待着各种形态的未来作品来会师。那些看起来很奇怪，或显得很令人反感的事物，也是为了体验独特的现实维度。他们也是整体的一部分。所以也是这个故事的有机单元。

我们的目的不受想转变任何人的信仰，我们只是在通过艺术讲述一个有潜力的故事，可能成为我们的路线图，引领我们走向个体-集体-整体意识的那个，极端个人化并且很私密的存在性旅途。让我们能通过逻辑，想象力和直觉理解这个意识，然后在生活中通过一些对齐这个意识的行为来体现整个祂。那种对齐可能不完美，但完美也许并不存在，只要基本上对齐即可。

我们的运动没有会员卡，也没有综叫和科学做后盾，并且无意跟任何其他机构扯上干系。MOCI 必须摆脱人类的手，嘴，耳的操控。这是个神秘而单纯的存在性运动，只活在每个人的意识层面。MOCI 内必须排除等级制度，更不能成为某个“集体意识”下的等级制度的垄断物。

MOCI 的所有基础资料，必须永久保留一个未经改变的最高质量版本，随时能自由下载。在 MOCI 的生命周期内，本“指导方针”必须保持完好无损。科学原理，数学逻辑，灵性洞见，哲学对话，都是 MOCI 的组成部分，这一点需被周知。所有资料，不存在对错之分，这一定很重要。它们都代表着整体的学习机会，都是进化的推动力，它们因这个用途而存在。

## 万物互联

意识和互联运动（MOCI）承认跨所有类型时空的所有生命之间的互联性。它认识到，未知，想象力和直觉都是非常重要的层面，有助于加深理解个体-集体-整体意识的广阔和扩展性。而此外的一些工具虽然也各有功效，但都无法替代个体想象力的延申，以及直觉意识及其互联性的作用。

在 MOCI 初期，会通过艺术（文字，绘画，和音乐）表达对分形现实的逻辑推理序列。这些分形现实互联成一体，组成支撑生命的平台。人类通过特定的理解，有能力表达这些不可见的现实。具体说来，就是理解到我们是主权积分体，活在限制在这个有限时空的人类身份里。

还理解到，我们每个人都是活在 21 世纪初叶一个有形人类身份中，但本质是个无法描述的生命体。我们都有生住异灭。这个临时生命周期虽然发生在时空的维度内，但我们同时也活在时空外的另一个生命周期里，用那个身份观察并学习生命演化。在个体-集体-整体意识的维度里，所有视角都能被接纳，因而都受到敬重，因为每个视角都有独一无二的价值和意义。

还理解到，我们的思想，感受和行动都有价值。所以行为是这个运动的基础。但再次强调一下，这种行为不是指某种照搬守则条款的“完美”言行，而是指，当一个人因为正确认识了意识，而进行的行为表达-所谓对意识的认识，就是认识到，我们每个人都是个体（主权个体）-集体（群体意识）-整体（积分整体）意识的一部分。活在这个意识之内，就能感受到互联。我们要做的，就是对这个意识表达爱和慈悲-无论携带这个

意识的人是我们所爱之人，还是个陌生人，或所谓的敌友之内。

## 哲学的新维度

就是要通过哲学，想象力和直觉层面的探索来加深这种理解，并通过人性行为表达这种理解，对人类种族来说，这个努力会变得愈发重要。通过构想人类行为在时空中的演变愿景，我们立刻就能把这个愿景带入当下，缩短时间。这类似于在哲学，想象力和直觉维度的时空旅行。

每一代人都创造各自独特的能量，能量最终会作为行为表达，体现在全球集体意识中。这个意识住在时空二元性之内，既是个体在时空内的凝聚点，同时又是一些互联并具有扩展性的球体集合。因为这个意识一直处于进化路上的演变和扩展中，所以一直显得很笨拙。但通过构想这些未来的行为，我们能将它们带入自己的当下时空。这样就能创造一个激活点，激活一个代理人-它的名字叫做爱。这样一来，那个隐在所有生灵心中的，支撑我们生命的网络，就变得更强大一些。

假如生命会说话，它会对告诉我们：“我不想只做你宽敞的避难所。我希望为你支撑一个启示性人生。我希望你能理解那个承载你的舞台，我希望你在理解到这一切都是一场戏后，能活在更伟大的目的里。我希望你认识到自己来这里的目的是，就是在求生主题的风口浪尖中练习善意。”

如果生命能阐述自己的精华，这应该就是生命的发言。

本指导方针的主题是，无私的为整体服务。善意不是思想的产物。它甚至没有起始点，即便有，也没人知道善意来自何方。但，善意是个智能，善意是对生命互联性的理解。我们。是。互联的。理解到这一点后，我们才能体验到真实的“生命”。也就是说，把自己看作一个智能的组成单元-这个智能以“生命”的身份，活在所有维度中的所有单次人生里。

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心和脑的协作，表达生命的目的。这是一种觉察，不是仪式。不存在流程。因为我们各自有独一无二的表达方式。这种觉察及其在我们行为中的体现，能聚焦我们的直觉，逻辑，想象力和关怀。

## 行为互联

意识进化是个正在进展的过程，它持续不断的在个人和集体层面同时扩展。但，如果这个进化的驱动力是技术或宣传二元性和分裂的哲学，就很可能遭到误导。这场行为变革的关键途径是，最高维度的心和脑的融合，以便让两者在这个交点处形成平等的合作关系，一起学习并表达那个互联的生命。

意识的行为表达，跟人类维度的行为，不是一回事。人类维度的行为的例子是，更强烈的爱，更美丽的笑容，更和谐的生活，做个虔诚信徒或灵修学生等。意识的行为表达，却是我们信念的反应。具体说来就是，坚持

不懈的相信自己正在体验和表达的这个身份，这个身份不仅包括人类，动物，或植物这类物种，同时也包括一个意识维度的物种。我们作为那个整体的一个分身，在地球上行走，呼吸空气，共享行为。

## 命运岔路口

人类种族的路途方向，即将发生分歧：一条路是走向技术的冷漠拥抱，另一条路是奔向温暖意识之光。我们要奔向与所有生命的和谐统一，还是继续屈服于那个以强凌弱的智能金字塔？

这是已经酝酿良久的重要转折点。我们离决策点越来越近，紧张感也变得愈发强烈。远处的平线上若隐若现的人工智能，预示着我们即将进入崭新的智能秩序，这种强大的力量将被精英垄断。技术力量的诱惑，会超越一切，甚至超过财富，身份和名誉。从 18 世纪初的启蒙时代至今，这种诱惑一直就是技术发展的潜在动机。

我们接近这个岔路口时，会恍然大悟地发现，这条技术道路只惠顾少数掌握着超智能 AI 力量的人群，其他大多数人口，都只能获得可怜份额的力量分配-通过社会活动换取金钱或数据。这个由技术驱动的世界，会带着我们进入人工存在状态，所有的一切都显得很肤浅，且在个人层面没有太多意义。那是个更容易操控我们的世界。

我们必须沉思的关键问题是，我们作为物种，怎样才能更加关注意识和互联。哲学能回答这个问题，科学，数学和技术则能核实这个回答。如果我们能维持这些认知，并转达给未来的世代，就能让我们这个学校，变得更加连贯一致，公平，并且生机勃勃-这个学校的目的是让我们的意识在里面学习。

这个岔路口，不只代表着对技术和意识的对立选择，还意味着两者之间的比例和平衡。这个比例将会决定我们的未来。我们完全能正确的运用技术手段，去探索意识的前哨，去发现那个互联点，因而觉察到，所有人共同活在个体-集体-整体意识身份中。人类认知意识的雄心壮志，可以跟人类的求生与兴盛愿望融会贯通。

## 主权个体原理

纵观人类历史，始终能发现一体性这个概念。它表现为数不胜数的版本，比如，我们都是神，我们是一，一切是一，统一是我们的终极归宿。但我们作为 MOCI 的共同创始人，都不以为然。因为我们都受到互联概念吸引。都知道互联概念，为主权个体意识的存在提供了可能。

如果一体性是真的，那么主权个体就会消失在整体之内。那样，我们会像落入大海的一滴水。我们成了大海。但，我们有不同的看法，知道自己既是那网络的一个节点，同时也是那整个网络。我们是个无法言传的精华，同时存在于主权个体身份和一个群体意识内-主权个体在多次人生和复数时空之间流动，群体意识则在集体意识中凝聚成群，并收集在整体意识中。



我们体验到的人性投影很无情。虽然我们的想象力能理解到更深远的现实维度，但人类的生命之镜却投射着另一个维度的现实。这带来对想象力的怀疑，让我们感到想象力只是根本不可信的异想天开。因为，我们被束缚在时间和空间的二元性里，好比被一件长袍遮挡的宏伟雕像。只有完全脱掉这件长袍，我们才能走进意识与时空二元性的合作关系。

真正的问号是，虽然部落本位文化的阴影笼罩在头上，我们是否仍愿意为共同性，统一性，和平，以及和谐而奋斗。我们都知道，部落本位主义让我们陷入竞争，不宽容，并寻求排外带来的归属感。集体本位主义是个强大的力量，的确能带来相对的成功，但难道没有代价吗？

以主权个体的身份生活，要求我们聚焦在逻辑，想象力和直觉这些些开发中的手段上，通过这些工具拥抱个体-集体-整体意识。这些工具通过我们得到开发，归我们运用，并为我们服务。与此同时，不要忘了感谢自己的人性。虽然这是一条充满挑战的道路，但慈悲和理解的源泉正在前方静候我们的到来。

## 合作关系

在本文背景下的合作关系概念，是关于一个认知。即，知道意识和互联不是个外在存有，不是我们的裁判，竞争对手，或甚至指导者。祂是我们生命的一个内在侧面，祂跟我们互补并能提供支撑。每个人都能触及到意识和互联，跟他们的信仰，行为，或过去经历无关。这个合作关系，源于一种理解-理解到个体-集体-整体意识是我们本来的天然状态，理解到我们目前认知到的这个我，是个适应性的我，是个求生目的驱动的我。但这个认知的我，跟那个真正身份的我，是合作伙伴。

处于任何地位或地点的个体，只要有了上述理解，就能认识到这个合作关系-它始终存在，并可以通过理解而感受到。要得到这种感受，并不需要特定的振动，频率或行为。因为意识和互联贯穿着所有的意识，没有被束缚在时空二元性里。

这个运动的共同创始人，都持有清晰的意图-意在尽最大努力，将个体-集体-整体意识锚定在自己的行为中，即使是最低级的行为，也能兼容意识和互联。两个“我”的合作关系体现在，要时刻觉察并接纳我们当下的样子，同时还努力让自己的行为对齐这个，“通过表达和体验，把个体-集体-整体意识，锚定在自己的生命里”的意图。

## 结语

在我野心勃勃的酝酿开启这个旅途，缔造一个聚焦于互联和意识的运动时，曾经怀疑自己的资格。我是个单纯而默默无闻的艺术家，虽然创造了造翼者神话，但并非学术界的一员。我曾想过，我这个哲学运动的下场，是否是类似于带着一小群“疯子”，在荒野里搞个小篝火聚会。真会有人跟我的愿景共鸣吗？

但我感到，志同道合的人数并不重要。关键通过对个体-集体-整体意识的表达，而把这个意识带入这个世界。

我选择的途径是，通过这个命名为 MOCI 的跨媒体载体，呈现一个艺术化的故事。

我从未祈求授权创建这个运动，因为，可以毫无异议的说，我个人根本配不上如此宏大的愿景。不过，通过研究我发现，迄今还没人创建过一个运动，是以意识和互联为核心理念并通过艺术手段来呈现出来的。艺术是个体-集体-整体意识进入我们这个世界时披挂的行头，而我们的身体，则是自己的主权个体意识用来表达物质属性的妆容。

我认为，艺术和哲学并无二至。艺术的本质是哲学，但哲学除了可塑性构架的艺术美感，很少关注艺术。这正是我启动这个运动时，用艺术做先锋的理由。艺术的使命，就是毫无掩饰的，没有伪装的，赤裸裸的表达个体-集体-整体意识。随后，科学和哲学可以出面证实那些通过艺术带入我们感官的本质内容。这个运动的初期目的，是给一些人提供工具，让他们通过艺术创作来表达个体-集体-整体意识的精华。但不排除其他任何人的参与。这个运动不会排除任何事物，否则它就会缩水而降格成为集体意识的等级制度。

如果你认为，自己缺乏艺术素养，或外貌不适合艺术表演，也无妨。因为，只要我们能通过行为表达善意，慈悲和理解，本质上就是在扮演艺术家。这些行为都是个体-集体-整体意识的体现。我们不需要表演，只要机械性的作动作即可。我们在练习表演，这个过程就是我们的艺术作品。我们创造的这些行为，不应该被打上优劣标签。因为，最重要的是意图。只要我们能做出决定，坚定的选择进行这个练习，就足够了。

如果你是某个方面的艺术家（是的，这也包括科学家，数学家，和哲学家），那么，你就是个揭秘者。因为艺术家的真正使命就是揭示真相。你就可以选择揭示自己感兴趣的侧面，比如社会主题，道德主题，简单的美，坚定的愿景，隐藏的门户，爱，或关于我们那个本质身份的最内在逻辑-祂目前隐在时空维度人类身份的背后。

作为意识互联运动的共同创始人，我们来这里的目的是，为了在地球上，在这次投生内，揭示自己的主权积分体意识。这些揭示，能吸引其他人加入，进而共同创造出一个新的运动。我们作为这个新运动的接生婆，站在平等的位置，没人领导，没有等级，没有崇拜，也没有经济动机。

我们能想象到的最高维的心和脑之间，有个交集。这两者作为平等的伙伴，在那里共同学习并体验和表达生命。我们在任何当下，都可以同时兼顾主权个体和积分整体这两个身份。下一个当下也一样。再下一个当下也如此...如果我们能保持这种对主权积分体意识的感觉和表达，祂就能成为我们的第一优选认知。

这就是我们的哲学理念。这就是我们的初创启示-只是，启示也许不需要被创造。

(完)